



潘宗成馆长(右)向文物保护专家介绍博物馆情况



“榆庐”门头石嵌于全馆正中

上海爷叔用文物在弄堂博物馆“讲故事”

“上海的历史，比你了解的长很多”

文旅热度“旺起来”，传统文化“潮起来”。这个暑假，打卡博物馆成为上海的“顶流”风尚。

一座城市掀起博物馆热，背后是公众与传统文化的双向奔赴。如何让博物馆持续充满魅力，则考验着管理者的用心。

70后上海爷叔潘宗成是上海首家弄堂博物馆——西王花园弄堂博物馆的馆长。说到弄堂博物馆，人们首先想到的，是具有时代特色的老物件、老照片陈列在展厅中，诉说城市的前世今生。

但在建成6年多的西王花园弄堂博物馆，今年夏天，潘宗成正用另一种巧思，演绎上海文化更为悠久的历史。主展厅里，130多块地界碑是上海近现代史的无声见证者。不久前新开的“上海起源”展厅展示远古风貌，里面的文物来自冈身线以西的古文化遗址。

“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上海开埠后的180多年，但上海应该被了解的历史，远远不止这一段。”在接受新闻晨报·周到记者专访时，潘宗成如是说。

“家门口的博物馆”， 呈现上海的前世今生

西王花园弄堂博物馆位于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，奉贤路68弄西王小区。小区里，1911年建造的12幢英式安妮女王风格的花园洋房，组成了南京西路区域现存最老的居民住宅，已被列入上海市第三批优秀历史建筑。

潘宗成家老房子在富民路上的古柏公寓，同样是海派风格的花园公寓。环境氛围的影响下，他对研究上海文化充满兴趣。

他是静安区收藏协会副会长，收藏各类文物已有近三十年，特别是海派文物。他的师父——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原馆长张岚肯定了此举的意义。“师父说，文物保护工作者要做的事情有很多，首先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让文物保存下来。”潘宗成回忆。

当石门二路街道通过静安区收藏协会找到潘宗成，请他担任西王花园弄堂博物馆的馆长时，他欣然同意。一个不大的小区，竟然拥有自己名字的博物馆，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。

2017年12月，西王花园弄堂博物馆落成时，晨报记者曾做过采访报道。当时，这家博物馆主要展示西王小区的历史和居民回忆，尝试从微观上留住城市记忆。喇叭形唱机、华生牌电扇、解放牌自行车车牌……这是所有上海人都熟悉的老物件。市文旅局公布的首批上海市民“家门口的的好去处”名单上，就有这座博物馆。

但上海故事的讲述，不能只停留在这一步。这是潘宗成的构想，也是石门二路街道找到潘宗成的原因。就好比，西王花园弄堂博物馆确是静安居民“家门口的博物馆”，但也不止属于家门口。

“石门二路街道一直重视上海历史文化的挖掘与传承，开设弄堂博物馆就是举措之一。他们知道我收藏了很多和上海历史变迁息息相关的文物，希望我能将这些文物提供给博物馆展示，让市民感受更为生动和悠远的海派文化。”潘宗成对晨报记者说。

带着使命，潘宗成来到这座由街道主办的博物馆。文物进来了，西王花园弄堂博物馆升级了。

“垃圾堆里淘宝贝”， 挖掘老城厢历史“沉默的诉说者”

从奉贤路上的西王小区南门向里走，一片绿荫掩映下，就是复古外观的西王花园弄堂博物馆主馆。

环视展厅，“明德里”“裕庆坊”“百善坊”等众多老弄堂的山墙门头石被固定在四周墙面。来自张园的“榆庐”门头石嵌于全馆正中，成了新的“镇馆之宝”。

主馆里为数更多的展品，是老上海的地界

碑。它们被固定在按照各自尺寸定制的座架上，一排排树立展示。“场馆空间有限，我收藏的数百块地界碑，陈列在这里的只有三分之一。”潘宗成说。

包括“榆庐”门头在内，与张园相关的展品共有三件，另外两件是“曹宅”的雕花墙裙和“觉庐”壁炉的木质外框。“榆庐”“曹宅”和“觉庐”，都曾是张园里的历史建筑。张园动迁后，这些部件统一归拢在静安置业的仓库里。

“我能不能过来看看，挑几样宝贝，作为博物馆借展的展品？”潘宗成通过有关部门联系到静安置业，对方爽快应允。

“在仓库里找东西，全凭自己的感觉。这三件，我一眼看上去觉得不错，就挑出来。当时还不知道是属于张园的。”潘宗成向记者描述找到宝贝的过程。

“很多门头石都是阴文刻字，美观度一般，‘榆庐’却是阳刻的，字形遒劲有力。”仓库里物品堆叠，往往不能看到全貌，潘宗成起初只看到一个“庐”字。“我想，这个‘庐’字漂亮，起名为‘庐’的宅子也一定不俗。我就把它先找出来，又找到另外两件宝贝，也是因为一眼看上去漂亮。搞收藏就得具备这种素质，会从垃圾堆里淘宝贝。对美的判断能力是经年累月积累下来的。”

根据静安置业给文物编的号，潘宗成查询发现，三件文物正好来自张园里的三座大宅。改造后的张园人流如织，三件文物则在离它不远的博物馆里，静静呈现“海上第一名园”的风华。

门头石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一个重要构件，地界碑则是用于辨别地区的标志。数以百计的地界碑，是潘宗成从文物市场日积月累淘来的，它们是老城厢历史“沉默的诉说者”。“地界碑不起眼，乍看就是一块块破石头，拆迁时很容易被当成建筑垃圾。但我认为，属于上海本土的东西，它就是有意义的、有收藏价值的。而且，很多地界碑由技艺精湛的书法家制版，艺术性很强。”

要说馆内最值得观赏的地界碑，潘宗成认为，“燕翼堂界”当属其一。燕翼堂是古建筑堂号，在我国不止一座，“这一块是属于上海老城厢的。”潘宗成告诉记者，燕翼堂对应成语“燕翼贻谋”，表示子孙感念祖辈为后嗣做好了打算。一块地界碑，记录了亲情的传承。

新增“上海起源”展厅， 讲述六七千年前的上海故事

老城厢的历史风貌在主馆浓缩呈现，代表近现代的上海，更早以前的故事又该如何诉说？

石门二路街道提供了小区里的另一处空间，作为博物馆的“上海起源”展厅。新展厅看着没多大，不过一条长走廊，两边是展柜。然而，右边展柜的展陈顺序模仿了文化层的堆

积，可以最早把上海历史追溯到六七千年前的马家浜文化时期，然后依次类推是崧泽文化时期、良渚文化时期……直至唐宋元明清时期。

原来，千禧年代，跑熟了沪上及周边地区古玩市场的潘宗成，想把追溯上海历史的视野推到更早以前。在上海图书馆的资料室，读了上海地方志的潘宗成了解到，通过上海最古老的海岸线——冈身线，可以把上海的历史追溯到六七千年以前。

“冈身线以西是有古文化遗址的，根据地层的叠压关系可以得知，从六七千年前到四五千年前，再到后来的唐宋元明清，每个阶段都能找到一些文化堆积层。”他说，“日积月累，随着海岸线泥沙的自然堆积，以及人类生产活动等因素，上海的海岸线随着时间慢慢向东推移，直到近现代的上海轮廓形成。”

展厅里，潘宗成用一张冈身时期的地图和一篇文字，介绍了上海成陆的过程。柜台里的展品，是潘宗成二十多年前跑遍各路遗址的收获。

“青浦有崧泽古文化遗址、福泉山遗址、青龙镇遗址，松江有广福林遗址，金山有柘林遗址。我工作日上班，双休日就出去跑，能跑的都跑遍了。”潘宗成说，当年遗址上是没有博物馆的，都是农村。“考古界有个术语叫‘扰乱层’，指遗址早期文化层因后代人为活动翻动所形成的近代地层，使大量早期遗物与近代遗物相混杂。农民种地、挖鱼塘、挖水渠，把扰乱层里的陶瓷碎片挖出来，甚至还有完整的陶器，扔到路边，我就把它们带回去保护起来。”

为了方便进一步研究，潘宗成会用随身携带的修正液在陶片背面涂上一笔，写上标志性字符作为记号。然后，他就去图书馆查阅国家官方考古队的考古报告，推断陶片、陶器的所属年代。

“我还拾到过不同动物的骨骼，比如猪的下颌骨，鹿的角，还有象牙制品。能看出它们和现代动物的骨骼已经不一样了，有一定程度的石化，推断能有数千年，但还达不到化石的石化程度，那需要更长时间。”

让潘宗成松了口气的是，这些展品的保存无需特殊条件，常温下就行。因此，观众能在小区里的展厅中看到它们。“它们在土里埋了相当长的时间，状态已经很稳定了。”

“如果博物馆能有更好的条件，更多的空间，我还可以做更多事。”潘宗成告诉晨报记者，石门二路街道已在西王小区为博物馆的又一个新展厅觅得空间，将有机会陈列更多海派文化展品。

8月4日，西王花园弄堂博物馆参与承办的“神秘国度——西方人眼中的中国”将在博物馆的文物修复中心开幕，作为特展内容，展现西方画家呈现的上海的另一面。

